

而涓涓细流，时而汹涌澎湃；快板就像骏马驰骋草原，欢快奔放。最后突然停止，然后旋律放舒缓，有一种骤雨初晴、绽放彩虹的感觉。有学者讲，二人台的美主要是和声美，我赞成。仅有四件乐器就产生扣人心弦的旋律，贴近我们这个地区的审美感受。我认为二人台牌子曲可以与江南的“丝竹乐”和“广东音乐”媲美，可用“北方丝竹、塞外和声”称谓。业内人士已将二人台“牌子曲”整理出80多首，据说应有100多首，可谓北方地区民乐的集大成者。江南音乐似小桥流水，有娇柔之美，北方音乐体现苍凉悲壮之美。传统二人台每唱四句中间就会有一个过门儿，或者“哎嗨吆”，或者“正板儿一板儿正板正”，适应二人台载歌载舞。但如果有20句台词，中间会有五个过门儿，就会把内容隔离得支离破碎。如把“牌子曲”与伴唱演奏进行改进糅合，引入到二人台的唱腔中，就会增强连贯性。有了连贯性，可以装入大段台词，适应社会发展及内容繁杂的剧情。怎么糅合，我是行外汉，还请业内人士摸索探讨。

（四）说，即道白。二人台的道白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，一是早期的“风搅雪”语言；二是大量运用地方方言中的呱呱嘴、串话、顺口溜、歇后语等，文化艺术讲“三贴近”原则，贴近生活、贴近群众、贴近实际。

“风搅雪”语言与我们这个地区早期蒙汉两个民族的语言交流贴得很近；地方方言与地区长期形成的风俗、习惯、语言交流方式贴得很近。为什么这个地区老百姓喜欢二人台呢？就是因为语言和唱腔的地方特色，唱出来“掏心挖髓”的，有穿透力、感召力。一个《走西口》小戏，唱了几十年、上百年，唱得观众中女人哭了，男人也哭了。不是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吗？那是因为没有唱到、说到他“掏心挖髓”之处。当然，语言要逐步大众化，向普通话靠拢，随着受众群体九零后、零零后年轻人的增加逐步改进。

早期二人台将“风搅雪”语言几乎覆盖了所有的二人台小戏。如云双羊的代表戏《海莲花》中唱道：

准格尔（地名）达拉（草原）王爷旗（县），

准格尔出了个乌云其（人名），

乌云其生得美，爱你的人儿多着哩。

海莲花，乌云其花，

莫乃（我的）口肯（女儿）赛白努（好）。

每一段唱词后面都再加一句“海莲花、乌云其花，莫乃口肯赛白努”，汉意为“海莲花一样的乌云其花，我的姑娘，你好啊”。另有一个小戏《运气赖》中一段串话：